

# 元杂剧喜剧故事集

救风尘

望江亭

拜月亭

鲁斋郎

看钱奴

墙头马上

西厢记

柳毅传书

张生煮海

秋胡戏妻

李逵负荆

连环计



元雜劇喜劇故事集

毕桂发 改编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## 内 容 提 要

该书为著名的元代杂剧《西厢记》、《拜月亭》、《救风尘》、《张生煮海》等十二个喜剧的故事集。改编忠实于原作，脉络清晰，语言晓畅、生动，能使读者从其通俗的描述中，领略古雅的元代杂剧的艺术情趣。

### 元杂剧喜剧故事集

毕桂发 改编

责任编辑：郑 荣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（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）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新乡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25印张 123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,000 册

ISBN 7-5348-0054-4/1·28 定价：1.35元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
| 救风尘  | ( 1 )   |
| 望江亭  | ( 24 )  |
| 拜月亭  | ( 39 )  |
| 鲁斋郎  | ( 50 )  |
| 看钱奴  | ( 63 )  |
| 墙头马上 | ( 79 )  |
| 西厢记  | ( 96 )  |
| 柳毅传书 | ( 133 ) |
| 张生煮海 | ( 146 ) |
| 秋胡戏妻 | ( 157 ) |
| 李逵负荆 | ( 171 ) |
| 连环计  | ( 183 ) |
| 后记   | ( 195 ) |

# 救 风 尘

## 一 误 嫁

元朝时，在南京（金主亮曾改汴梁为南京）汴梁城，有两个著名的歌妓：一个叫赵盼儿，一个叫宋引章。二人原也是良家女子，都因父亲早丧，撇下孤儿寡母，难以存活，不得已才堕入青楼，委身于人。二人长得花容月貌，顾盼生姿，自从进了这烟花队里，又学会了吹弹歌舞，行令猜枚，识字知书。至于风月调情，更是拿手好戏。因此，她们的名声，在汴梁城中，无人不晓。

赵、宋两家，毗邻而居，时常往来，盼儿和引章，自幼一起长大，后来又拜为姊妹，关系十分亲密。赵盼儿为人直爽、泼辣、机智、侠义，对自己和社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；这宋引章比赵盼儿小两岁，为人朴实、善良、单纯，对人对事有不少不切合实际的幻想。比如对待从良的问题，两人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在旧社会里，娼妓是最苦的人，她们肉体遭受蹂躏，精神受着折磨，人面前强颜欢笑，暗地里血泪进流，这种非人的生活谁能长期忍受？所以，只要碰到知情知义的郎君，就想结为夫妇，脱离苦海，这就叫做“从良”。然而这从良也非易事，因为娼妓嫁人，做偏房，当外室的居多，

要受大妇的虐待，真好象脱了虎口，又跳进了狼窝，光景也好不了多少。大家见得多了，不敢轻率以身许人。赵盼儿深深懂得这些道理，便没有什么奢望，而宋引章稚嫩、天真，已经物色了两个人，正做着从良的美梦呢！这两个人，一是郑州周同知的儿子周舍，此人有钱有势，是个眠花宿柳之徒，宋引章虽有意嫁他，其母李氏却极力反对；另一个是洛阳秀士安秀实，此人饱读诗书，风流儒雅，志诚老实，只是家境贫寒。李氏觉得他和宋引章是很好的一对，宋引章却嫌他家里太穷，因此，正在犹豫不决，未曾定准。

再说那周舍，原是个花花公子，浪荡儿郎，家中虽养着两个老婆，还整日出没于酒肆青楼，干些风月勾当。有首诗这样写他：

酒肉场中三十载，    花星整照二十年，  
一生不识柴米贵，    只少花钱共酒钱。

如今周舍从江南做买卖回来，装了一车货物，不回郑州，却直奔南京而来。周舍到了南京，不住客店，把车一直驶到了宋引章门口，伙计们七手八脚地把货物都搬到宋引章家中。宋引章一见，搬下这许多金银首饰、绫罗绸缎、山珍海味，大约值千二八百银子，便笑着道：“你这趟买卖要赚不少银子哩。”

周舍道：“我这趟不是来做买卖，是特地来聘大姐的，不知大姐可肯赏脸吗？”

宋引章早已眼热，口里只是说：“我哪有福份消受你这些东西。”

周舍道：“妈妈前年说的，今年可以答应我的亲事，大姐难道忘了不成？”

宋引章道：“忘是没忘，原本是妈妈不肯，你去找妈妈说去。”

周舍听了，喜形于色道：“大姐这是答应我了！”说着就去找李妈妈去了。

周舍来到上房，先向李妈妈请安问好。李氏问道：“公子此来，做什么买卖？”

周舍道：“这是给大姐送的彩礼，我是专程来聘大姐的。不知妈妈意下如何？”

原来李氏早已隐在一旁，听得二人的谈话，知道宋引章已经允婚，就顺水推舟地说：“今日是个好日子，我许了你，今晚便可成亲；只是我那孩儿，为人老实，今后你休得欺负她！”

周舍连忙说：“妈妈放心，我爱还爱不过来呢，怎么舍得欺负大姐！请妈妈速去请家中亲友，做个喜庆筵席。”

且说那安秀才，为了参加今年秋试，日夜攻书，多日不曾来找宋引章。因明日就要渡河北上，傍晚时分，抽空来向宋引章辞行。刚到宋家门口，只见张灯结彩，鼓乐齐鸣，人进人出，热闹非凡，一派喜庆气氛。他不敢贸然前去，问了门口的一个小伙计，才知宋引章要嫁给周舍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定了一会儿神，才想出请赵盼儿劝劝宋引章的办法。

安秀实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赵盼儿家，把宋引章要嫁周舍的话说了。赵盼儿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当下就说：“妹夫，

你且坐一下，我这里就问她。如果无此事，你自去向引章辞行；如果有此事，我便劝她。劝得转时，你不要欢喜；劝不转时，你也不要烦恼。”说罢赵盼儿换了两件衣服，整理了一下发饰，就一径向宋家走去。安秀实自回店中候信。

赵盼儿来到宋家一看，已知宋引章嫁人是实，再劝已经晚了。但一想到她要嫁给周舍这个纨绔子弟，觉得既然姊妹一场，非要劝劝不可。赵盼儿来到宋引章房中，见引章正在装扮，就一边替她梳装，一边佯装不知地问：“妹子打扮的这么漂亮，到哪里去应酬？”

宋引章笑了笑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姐姐，我不是接客，我要嫁人哩！”

赵盼儿顺着她的意思说道：“好呀！你愿嫁人，我正要与你做媒呢！”

“你保谁？”宋引章有些诧异。

“我保安秀才呀！”赵盼儿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姐姐，你真会开玩笑，让我嫁了安秀实，两口子好去打莲花落，讨饭吃。”宋引章冷笑道。

“你不嫁安秀才，那你嫁谁？”赵盼儿故作惊讶问。

“我嫁的这个人，姐姐也不陌生，他是郑州的周公子。”宋引章肯定地说。

赵盼儿听到这里，知道宋引章心意已决，便转弯说道：“妹子如今嫁人，莫不嫌早一点吗？”

宋引章这时装扮已就，就扯赵盼儿坐下，知心地说道：“姐姐说我太早，我正要劝劝姐姐，也该早点自打主意才是。

姐姐你想，我们这等人，今天被人喊做‘大姐’，明天也被人喊做‘大姐’，总不是一个了局。嫁了人时，不管是张郎家妇，李郎家妻，名正言顺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赵盼儿道：“你既然嫁人，也挑一个好的，为什么偏要嫁给周舍呢？”

宋引章道：“他知重你妹子，因此要嫁他。”

赵盼儿问：“他怎么知重你？”

宋引章道：“夏天，我困觉时，他替你妹子打扇；冬天他暖的被窝温了，才着你妹子歇息；你妹子要到那里接待客人，他帮你妹子整衣服，戴钗环。只为他这样知重你妹子，因此我一心要嫁他。”

赵盼儿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常言说得好：‘做丈夫的做得嫖客，做嫖客的做不得丈夫。’这个道理，你难道都不懂吗？那周舍是个有名的嫖客，惯会在女儿面前做功夫，哄骗得你跟了他，相好一年半载，玩足玩够了，就会把你一脚踢开。”

宋引章听了这话，有点生气地说：“姐姐把周舍说得这么坏！”

赵盼儿又道：“我还说得不够哩。那周舍脾性十分顽劣，酗酒闹事，打架斗殴，是他家常便饭，听说在郑州还捣过几处勾栏呢！你嫁了他，日久天长，挨他拳打脚踢是会有有的，那时候你休来告我。”

宋引章把身子一扭，说：“常言说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生是周家人，死是周家鬼。我就是被周舍打死，也不来央求你！”

赵盼儿还待往下劝，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，有人喊：“小的们，把礼物摆得好看些。”接着周舍衣冠楚楚地走进房来，一看赵盼儿在那里。只得走上前去，施了一礼道：“姨姨来得正好，给我保门亲事吧。”

赵盼儿道：“你着我保谁？”

周舍得意地用手一指道：“保她，宋引章！”

盼儿挖苦道：“你叫我保宋引章什么？保她针指油面，刺绣铺房，大裁小剪，生儿育女？”说罢，长袖一甩，出门去了。

周舍指着赵盼儿的身影冷笑道：“这歪刺骨好张利嘴。我已成了事，用不着央你。”说着拉着宋引章，前去吃酒，和众亲戚见面。

赵盼儿回到家里，安秀实正赶来问信，赵盼儿摇了摇手，道：“不济事了！”安秀实听了这话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知道事已无望，便要马上离开汴梁，上朝求应。”然而赵盼儿却根据她的处世经验，预料这桩事儿日后还会有变化，就劝安秀实暂时还在客店住下静候。

## 二 机 谋

那天晚上，周舍和宋引章成亲，自然是如胶似漆，你恩我爱，自不必说。第二天，周舍雇了一乘花轿，让宋引章乘坐，自己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拜辞李妈妈，得意洋洋，直奔郑州而去。

到了郑州，周舍并不带宋引章回家，只是把她安插在他

家开设的一个小店中，谎称惟恐大娘子知道了生气，等家中同意了，便搬到家里去住。宋引章也无话可说。

开始时，周舍让店小二悉心照料，衣食丰足，自不必讲，那周舍也日夜厮守，饮酒作乐，过得十分快活；三个月过后，周舍来的渐渐少了，来时也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，竟把宋引章毒打了一顿。

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原来这周舍是个玩弄妇女的老手，他娶宋引章，只是贪图她的美貌，当作自己养的一个粉头，随时让自己受用；日子一长，便觉得腻烦，依旧到外边眠花宿柳，这是本性难改。谁知宋引章却是认真从良，便收起了当初在妓院中招徕客人的狐媚劲，处处待以夫妇之礼，这周舍便觉得不过瘾。因此，二人常常话不投机，生活中也就缺少情趣。

再说周舍娶宋引章是瞒着家里的，俗话说，纸里包不住火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家里人很快就知道了周舍娶了妓女，母亲立逼退亲，大妇还来到小店大闹一场，一时闹得满城风雨，弄得周舍狼狈不堪。当时有不少流言，对宋引章很不利。有的谣言说：婊子终是婊子，宋引章从良之后，本性不改，在店中居住，常常和一些年轻客人眉来眼去，卖弄风骚；还有的说：有一次，有人见她大白天脱得赤条条的在屋里走，真是不要脸的东西。又有的说，宋引章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惯了，什么事也不会做。有一次周舍让她套一条被子。周舍进得屋来，不见引章，却见被子比床还高。周舍叫道：“新娘子在哪里？”只听被子里应道：“公子，我在被子里面哩。”

周舍问：“你在被子里做什么？”又听她在被子里答道：

“我套被子，把自己也翻进里面了。”周舍一听就火了，拿起棍子就要打。她又说：“公子，你打我不打紧，休打了隔壁王婆婆。”原来她把王婆婆也套进里边了。这些话，本来都是没有的事，周舍当然也知道。却还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弄假成真，有人常常用来打趣周舍，使周舍下不来台。周舍不怪这些人无事生非，却迁怒到宋引章身上。

有一天，宋引章又问起什么时候才可以搬往家里住时，周舍一听，就火冒三丈，拿起马鞭子劈头盖脑就打，边打边骂道：“下作娼妇，别做你娘的美梦了，老子是何等样人家，岂能娶你这烟花妓女作老婆。我当初花几百两银子买你，不过是买来玩玩的，如今老子玩够了，要你还有何用？”

宋引章一面躲闪，一面哭着说：“你当初求亲时是怎么说来？你好没良心。”

周舍一听这话，更是火上浇油，不由分说，劈哩啪啦，又是一顿鞭子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好娼妇，还敢还口，你是我花钱买来的，打死你也不犯法！”说罢又到外面吃酒去了。

宋引章被打得青一块，紫一块，有好几处隔着衣服渗出血来。她伤心地哭了，思前想后，才知道自己嫁错了人。她后悔没有听妈妈和盼儿姐姐的话，后悔自己轻信了周舍的花言巧语，后悔她回绝了安秀才。但是，这一切都晚了。她眼中的周舍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往日的甜言蜜语、柔情蜜意，一扫而光；张口恶骂，抬手就打，简直是个恶棍。姨子长、

娼妓短，他根本没有把自己当做他的老婆，扬言还要打死算了。她知道这种有钱有势的恶少，是说得出的。想到这里，她觉得必须逃离虎口，不能在这里等死。她擦干了眼泪，见屋里无人，就匆匆忙忙写了一封信给妈妈李氏，要她找赵盼儿商量个办法前来救她。

事有凑巧，她写好书信，正愁没人寄送，隔壁王婆婆走了进来。这王婆是隔壁王货郎的妻子，五十多岁了，身边无儿无女，为人最是善良，乐于助人。宋引章刚来时，周舍除了找丫头和小伙计服侍她外，还特地托王婆婆看顾她，也是预防宋引章旧习不改、张扬出丑之意。因此，王婆婆时常来看望宋引章。王婆在间壁已经偷听多时，周舍走后，才过来解劝。谁知王婆婆还没站定，宋引章扑通一声跪在面前，口称“婆婆救我”。王婆婆见宋引章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也十分伤情，一面劝慰，自己不觉眼泪也就下来了，往外望了望，见没有人，小声问道：“姑娘你说，要我怎么救你？”宋引章道：“我写好一封书信，只求妈妈着人送到汴梁，叫妈妈快来救我。”王婆婆道：“姑娘放心，我老汉过几天正要去汴梁贩货，我让他明天就起程，信一定给你捎到。”说着又安慰宋引章几句话，就匆匆走了。

不一日，王货郎到了汴梁，找到了宋家，把信交与了李氏。李氏看过信后，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，拿着书信就去找赵盼儿。

赵盼儿正在家中闷坐，想着自己这门衣饭，终非长久之计。又想到从良的姐妹，一个个似漏网的游鱼，中弹的斑鸠，

满想和人结为夫妻，到头来却被人随便弃丢。她还想到宋引章一去数月，毫无音信，不知到底怎么样。思想纷乱如麻，竟理不出头绪。

正在这时，李妈妈满脸泪痕一脚踏进门来。李妈妈还未坐稳，就哭着说：“大姐，快救你引章妹子。”赵盼儿惊问：“奶奶，引章妹子怎样了？”李妈妈道：“大姐不知，引章不听你劝，嫁了周舍；如今被打得死去活来，眼看性命难保。姐姐，这可怎么办好呢？”赵盼儿道：“引章妹子上当了，只是奶奶当初就不该应允周舍的亲事。”李氏有点回护女儿说：“周舍起过誓，决不欺负引章的。”赵盼儿冷笑一声道：“那些嫖客哪一个不是指着皇天后土赌咒发誓？这些话，还不是秋风过驴耳一样，说说算了？”李氏叹道：“过去的事不说了，你和引章结拜一场，总得想法子搭救出来。”赵盼儿不是见死不救的人，虽然埋怨引章，却又很同情她。她想了想说道：“我有两个压箱的体己银子，咱把引章赎回来吧。”“引章信上说周舍说了，他宁肯打死，也不许赎的。”赵盼儿也不接信，只在那里皱着眉头想主意，沉吟了片刻，把嘴对着李氏的耳朵咕弄了一阵，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也只有这样了。”李氏道：“不知中不中呢？”赵盼儿道：“不妨事。”李氏这才想起引章的信还没让盼儿看。又说：“看，把我急糊涂了，引章的书信也忘记让你看了。”说着把信递了过去。只见信上写道：“引章拜上姐姐并妈妈：当初不听好言，果有恹惶之事。进得他门，便打我五十杀威棒。如今朝打暮骂，遍体鳞伤。你来得早，还得见我；来得迟了，不能够见我面了。

只此拜上。”

赵盼儿看罢书信，不住地埋怨宋引章不听劝阻。当得知送信人还未走时，就急忙写了一封信，叫捎给引章。

李氏哭道：“我那女孩儿那里打熬得过！大姐，你到底怎么救她？”

赵盼儿道：“妈妈放心！我主意已经想好，内有天机，不可泄露。你回去听好消息吧！”

赵盼儿送走李氏，便对着菱花宝镜，梳妆起来，她理了理云髻，画了画柳叶眉，戴上玳瑁簪，穿上锦绣衣服，佩上珊瑚钩，扣上芙蓉扣，扭捏得身子别样娇柔。她看着自己的倩影，觉得风韵不减当年，满意地笑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到了郑州，周舍肯写休书，万事俱罢；如果不肯写休书，我将他掐一掐，捏一捏，抱一抱，搂一搂，管叫他遍体麻，通身酥。这好象在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，让那厮舔又舔不着，吃又吃不住。赚得那厮写了休书，引章妹子就得救了。这怎能难住俺这烟月手。”

为去郑州做准备，赵盼儿忙碌起来了。她先收拾了两箱衣服行李，又叫来了一个小闲。小闲是一种专给门户人家跑腿的人，拉马背纤，传书递简，伺候茶水，照应酒筵，什么都干，靠客人和娼妓的赏赐为生。有首诗道这种人是：

钉靴雨伞为生计，      偷寒送暖做营生。

不是闲人闲不得，      得了闲时闲不成。

这小闲姓张，常在赵家帮忙，是一个眼明手快的人，按照赵盼儿的吩咐雇了一匹马、一辆轿车，把安秀才也找来了。

安秀实见了赵盼儿，躬身一礼，说：“承蒙姨姨呼唤不知有何事见教？”

赵盼儿笑道：“说实话，你还想宋引章吗？”

安秀实正色道：“姨姨何出此言，我在这里专候姨姨什音的。”

赵盼儿道：“这样很好，明天我去郑州救引章，随后你也赶到郑州衙门口看着，见我们进去打官司，你就去告周舍夺了你的老婆，我包管把引章取来还你。”

安秀实喜出望外，连连称谢，告别盼儿自回下处不提。

### 三 智 赚

周舍自从不喜欢宋引章以后，常常三五日也不来小店。这日他来到店中问：“店小二，我叫你开这个小店是干什么的，你忘记了？”店小二怕道：“小的不敢，少爷吩咐不管官娼私妓，只要来了漂亮姐儿，便去叫你。”周爷道：“这几天为什么没叫我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只是你脚头乱，一时间到哪里寻你去？”周舍道：“你来妓院里寻我。”小二道：“妓院里没有呢？”周舍道：“赌房里寻。”小二道：“赌房里也没有呢？”周舍道：“牢房里来寻。”有四句诗描写周舍的生活是：

万事皆不会， 浮生空自忙。

无非花共酒， 烦乱他心肠。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赵盼儿就由汴梁起程了。她今天的打扮非同寻常，真是光彩照人，分外娇娆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

活象个出塞的王昭君；后面跟着一辆轿车，车上装了她准备好的两只大箱子，由张小闲押着。时值初春，春风拂面，杨柳吐绿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傍晚时分已到郑州。

他们便觅了一个小店住下，可巧这个小店正是周舍开的。赵盼儿问店小二：“我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知道？”小二道：“姑娘请讲。”赵盼儿道：“这人是周同知的公子名唤周舍。”小二道：“那是我家主人哩。”赵盼儿佯装不知道：“这样更好，你去请他来，说我等候多时了。”

店小二退了出来，往里就走，一看周舍正在宋引章房中舒头探脑地张望呢！原来赵盼儿进来时，他早就看见了。店小二见状便停住了脚步，朝周舍努了努嘴，示意厢房有人找他。

周舍进房后，小闲接着，一眼瞥见灯光下边端坐着一个绝色女子。细看这女子，举止风流，体态窈窕，上着清新淡雅素色袄，下穿光彩夺目绿衣裙，腰间环珮叮咚，头上金钗照人，唇红齿白，满目含情。看着，看着，周舍早酥了半边身子。还未及搭话，就听那女子道：“周舍，你来了。俺那妹子真有福分，觅得你这个丈夫又年轻又英俊。”

周舍看了她一眼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你这位大姐好生面熟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”

赵盼儿冷笑道：“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咱们是武陵溪畔旧相识，今日佯装不认人，辜负了我为你断梦劳魂。”

周舍恍然大悟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你敢是汴梁赵盼儿吗？”